

# 鄂北風雲

——应山革命回忆录丛书之一——



---

---

# 鄂北风云

第一辑

(第一、二战时期回忆录)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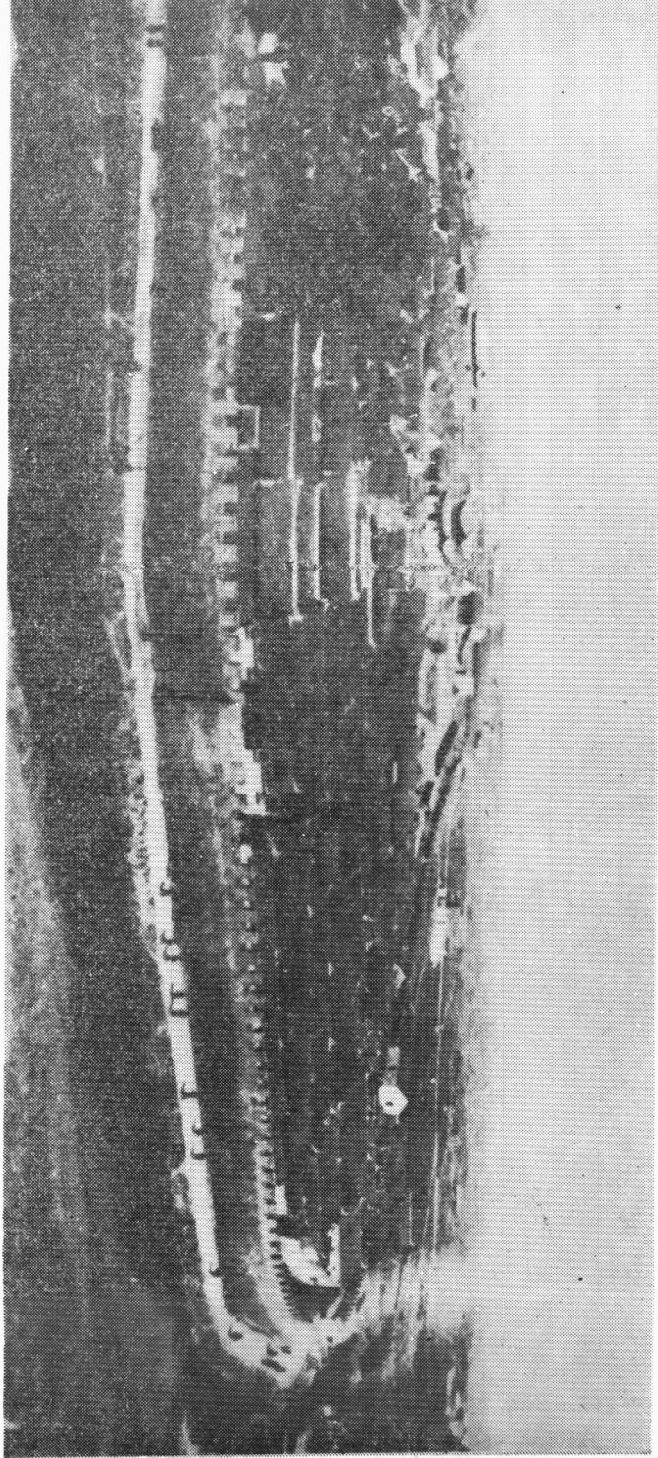
中共应山县委党史资料征编办公室编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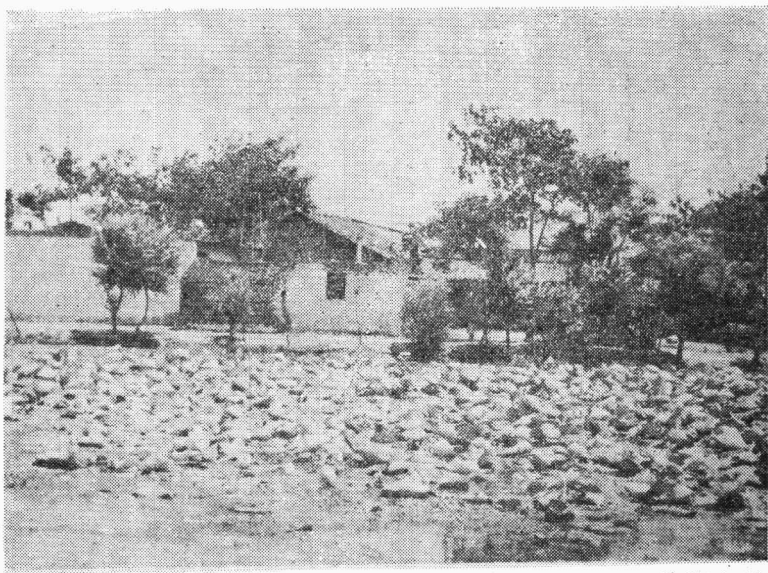
在革命战争年代里，  
应山人民英勇奋斗，作  
出了巨大的贡献。

郭述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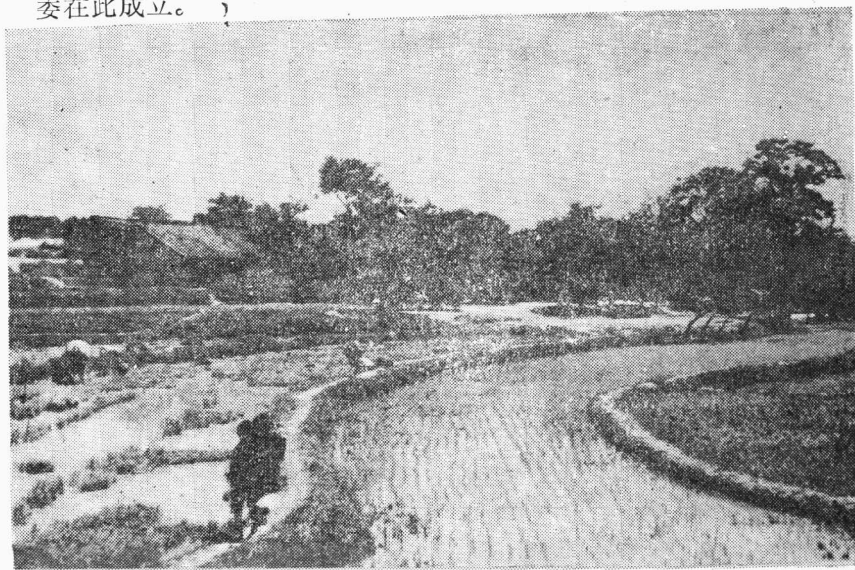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二十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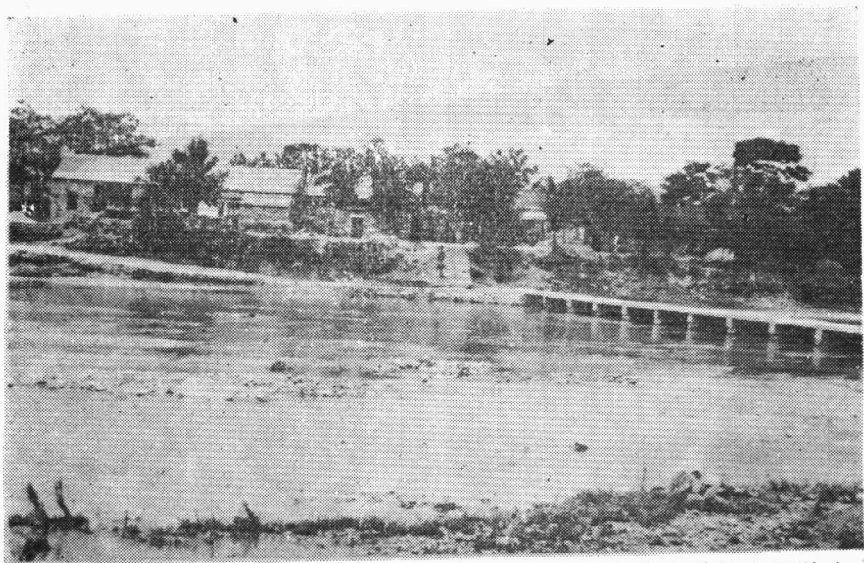
一九二八年一月十三日，在县委的领导下，应山各地农民游击队，举行年关暴动，攻打县城，有力地策应了黄麻起义，图为应山县城一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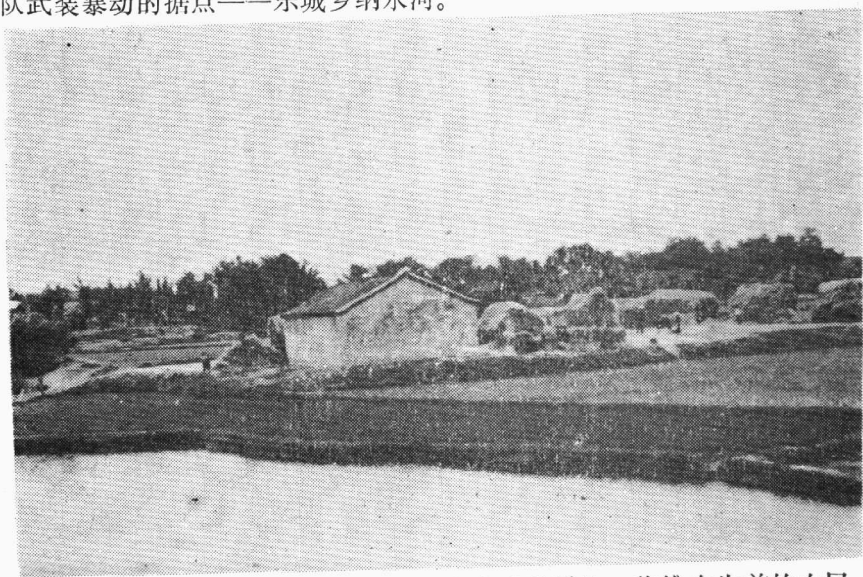
陈巷黄氏祠——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上旬，第一个中共应山县委在此成立。



一九二七年冬至一九二八年春，以柴凌阁、樊仁轩为首的应山东南乡农民游击队武装暴动的据点——杨寨区七里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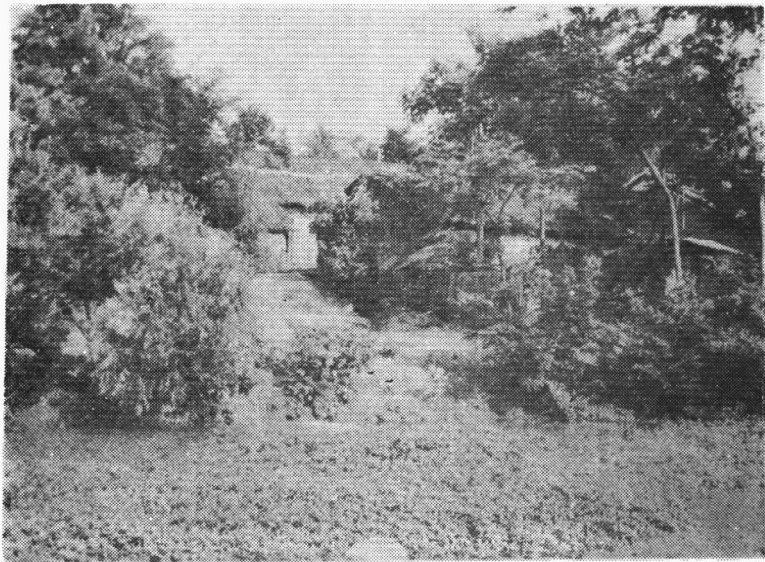
一九二七年冬至一九二八年春，应山东乡以叶吉甫为首的农民游击队武装暴动的据点——乐城乡纳水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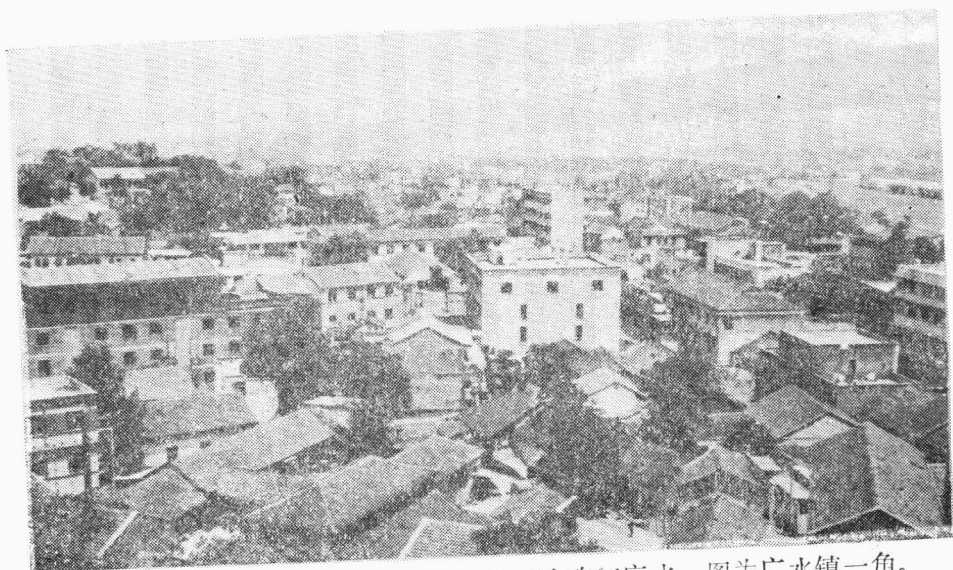
一九二七年冬至一九二八年春，应山南乡以孙舜钦、黄维舟为首的农民游击队武装暴动的据点——陈巷区匡家桥。



一九二七年冬至一九二八年春，以黄大贞、刘泽普、袁子述为首的北乡农民游击队暴动的据点——北小河。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中下旬，中共应山县委所领导的赤卫队，会同鄂东北特派来的红军先遣队，在城西冷家湾举行暴动，图为龙泉乡冷家湾。



一九三〇年夏，徐向前同志率红一师两次攻打广水，图为广水镇一角。



一九三六年秋至一九三八年春，以黄锦思为首的红军便衣队，长期在北小河一带活动，图为红军便衣队的主要根据地——许家冲。



# 序

郭述申

---

《鄂北风云》第一辑即将与大家见面了，祝贺应山县在“精神文明建设”建设中取得又一成果。本书的问世，既是曾在应山战斗过的老一辈同志的心愿，也是应山人民的共同要求。

应山位于鄂豫之交，处在大别山与桐柏山的交汇处，京汉铁路横贯其中，北有武胜，平靖，黄土三关之险，历来是兵家争夺之地。

应山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大革命时期，应山各地都建立了党的组织，农民运动蓬勃发展，是全省农民运动搞得最好的县分之一，全县人民为支援北伐作出了重要贡献；土地革命时期，应山党组织认真贯彻“八·七”会议精神，组织发动了多起武装暴动，虽然屡遭失败，但应山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不怕牺牲，前仆后继，斗争迭起，有力地配合了鄂豫皖红军的斗争。应山也成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一个组成部分。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贺龙、徐向前，许世友、段德昌等同志都在这里战斗过，创立了不朽的英雄业绩，有不少的同志牺牲在这块光荣的土地上。

大革命失败后不久，我作为京汉特委书记，在应山工作过一段。一九三〇年，我又调鄂豫皖特委工作，我对大革命和土地革命的应山略知道一、二。

本书记录的全是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的回忆文章。用回忆录丛书的形式将各个革命历史时期的斗争史料挖掘出来，是研究历史的一个重要方法，值得提倡。一来可以积累史料；二来可以告慰先烈；三来可为后人提供革命传统教育教材。希望应山人民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发扬光荣革命传统，为应山的腾飞快马加鞭，使应山在两个文明建设中再谱写新的篇章。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五日

# 目 录

前言.....	郭述申
---------	-----

## 第一部分

雷么起义.....	曹永阳	(1)
五卅运动在应山.....	曹 扬	(26)
沧桑三十年.....	钱鹤卿	(32)
野火烧不尽.....	曹冰清	(45)
我的一段革命经历.....	程冠群	(52)
黄民钦与应山的农民运动.....	刘海如	(61)
应山县农运讲习所受训前后.....	彭忠良	(70)
我所知道的应山农运.....	郭少仪	(84)

## 第二部分

中共京汉特委在应山的活动.....	郭述申	(88)
红一师两次打广水.....	徐向前	(93)
红军攻打杨家寨.....	许世友	(95)
七里冲的斗争.....	卢华银	(98)
叶吉甫与纳水河的农民暴动.....	薛金德	(109)
小河惨案.....	王奉禄	(116)
应山革命斗争片断回忆.....	万平治	(119)

我在苏联的十年·····	李唐彬	(132)
我在广水的两次短期活动·····	周惠年	(135)
应山党组织的恢复与发展·····	徐林安	(139)
冷家塆暴动·····	邹亚农	(150)
应南扩红的回忆·····	陈子坤 匡全寿	(156)
西肖店暴动·····	肖明鑫	(164)
应山第一个苏维埃政权的建立·····	陈嗣烈	(168)
我所知道的鄂中游击队·····	卢华银	(175)
广水贫民阅报社·····	胡君	(180)
草店惨案·····	陈嗣烈	(183)
铁道游击队两毁梅家塆大桥·····	吕朝学	(189)
西进路上第一仗·····	田厚义	(193)
魏店战斗目击记·····	孙宗贵	(196)
贺龙率红三军在应山的活动·····	胡安主 胡功广	(200)
火烧火神庙 活捉杨南山·····	林维先	(203)
六盘山下的阻击战·····	蔡久	(208)
红军便衣队在应山·····	黄锦思	(214)
从打花山寨到许家冲养伤·····	余明	(237)
我参加红军的经过·····	刘德夫	(241)
后记·····		(252)

# 雷 么 起 义

曹 永 福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在应山西北穷乡僻壤的铁城山天子岗一带，爆发了以雇工雷么为首，以“打富救贫”为号召，以破产农民、失业工人为基本队伍的反帝反封建的武装起义。这场被剥削被压迫者的自发斗争，自一九二〇年秋冬揭竿而起，至一九二四年春夏起义失败，历时五个年头，纵横鄂豫间十余州县，锋芒所向，直指地主资产阶级的总代表北洋军阀政府及其后台老板帝国主义列强。至今虽事隔六十多年，但在应山农村和应城矿区的广大工农群众中，已形成各种故事一直流传不衰！

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丁酉暮春，雷么出生在应山西北惠化乡天子岗一户贫苦的佃农家庭，同胞兄弟二人，在共祖父的堂兄弟中按排行取名，哥叫雷三，派名长友，他叫雷么，派名长升。雷么所处的时代正是旧中国最黑暗的年代，内忧外患，兵戈不息，清王朝的统治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雷么四岁时，赶上庚子年（1900）应山大旱，成千上万饥民被迫离开故土，远走吴越谋生。雷么的父亲，一位勤劳善良、种了半辈子佃田的农民，就这样饿死在逃荒路上！父亲的死，在雷么幼小的心灵上刻下了第一道伤痕。剩下孤儿寡母，三人相依为命，钱无一文，房无半间，财主又趁火打劫夺了佃，将他母子赶出村庄。雷么的母亲朱氏，是一位淳

朴的农村劳动妇女，她忍受着巨大痛苦，拖着两个孩子在天子岗傅家店雷氏祠棲身，让雷三带着雷么给炸货铺提筐叫卖油条，每日赚得几文铜钱，杂点麦麸拌煮野菜充饥。她自己则通过穷亲戚的荐引，到关帝庙张家大坞给几家财主大户浆衣洗裳，换点残羹剩饭填充饥肠。干女佣是没有工钱的，有时财主家剩饭稍多一点，她也舍不得吃，省下晒成冷饭米，带回雷氏祠给孩子们吃，还留一些分送穷乡邻。母亲的这种美德，直接影响到雷么后来仗义疏财性格的形成。

中国北方的义和团运动被八国联军和腐朽的清王朝镇压下去了，山东、直隶一带遭到洋兵和清军的血洗。义和团余众纷纷渡黄河南逃，和南方的哥老会（民间俗称“哥弟会”）结合起来组成洪门，号召广大饥民出来造反。应山十年九旱，饿殍遍野，在哥老会和义和团的鼓动下，成群结队拥到乡绅财主庄院“吃大户”。在本县北乡郝家大店一带尤甚，领头的洪门大哥是一位姓宋的河南人，在饥民中很有威望。成千上万的饥民在乡下造反，豪绅都被吓得往县城跑。张家大坞的财主们也把家眷搬进城躲风，并要雷么的母亲一块进城洗衣服。因此，雷么得以有机会经常进城看望寡母，这使他大开眼界，看到了那个社会更多的不平。在北城英王塘畔，幼年的雷么目睹了武衙门的巡丁集体屠杀义和团，哥老会的惨剧，鲜血染红了池水，首级被挂上旗杆。雷么很佩服这些宁死不屈的无名英雄，他回到乡下对穷伙伴们说：“我长大了，也要做这样的好汉。”

辛亥革命在名义上推翻了清王朝，但在中国广大乡村，农民身受的剥削压迫并未丝毫改变。雷么十岁那年，寡母在贫病中死去了，丢下两个孤儿被迫各自谋生。雷么被当地开油榨的傅掌柜收留为奴，每日放牛赶碾，成了只管饭不花钱的小长工。好不容易熬到三年满师，傅掌柜又翻花样，要继续延

长雷么的学徒期限，好再白白地剥削他的劳力。年已十三岁的雷么，一气之下离开了榨坊，又被家族上一户土豪雇去做农活。这土豪有个宝贝儿子叫雷天福，按辈份还算雷么的侄儿，却仗恃自己老子有钱有势，经常变着法儿欺侮雷么；这土豪更是口甜心狠，笑里藏刀，没日没夜地拿雷么当牲畜使唤。雷么尝遍了寄人篱下的辛酸，实在忍无可忍，瞅机会夺了这户土豪看家护院的一支鸟枪，将土豪儿子狠揍了一顿，就这样逃出虎口，跟随穷乡亲们一道下了应城。

这年是一九一四年，应山又遇大旱和蝗灾，插秧后两个多月未雨，蝗虫遮天蔽日飞来。县衙门为了糊弄老百姓，扎了五条纸龙埋在西门岗，大搞迷信祈雨驱蝗，并向各乡会摊派香烛钱粮。到秋后仅收两成，豪绅大户趁机放青苗大发横财。贫苦农民走投无路，被迫南下应城矿区卖工。雷么从本家土豪那里跑出来后，孤身一人无处存身，经穷乡亲的指点，夹在他们中间一路乞讨到应城县，又帮他找同乡熟人作保，在洞商“廖三家”的膏矿里当抬工。自幼受尽家乡豪绅财主盘剥的雷么，满以为凭力气干活总能在矿上弄口饱饭吃，哪知一下洞，才晓得这里竟是座活地狱。“天下乌鸦一般黑，世上财主一样毒”，矿上的老板把头跟乡下的土豪劣绅一样都是吸血鬼，此外还要受外国资本家和传教士的洋罪。意大利方济阁会神甫梅占春（洋名AngelicusMeIatto）披着“德安府天主教总铎”的外衣，纠集一伙帝国主义分子窜到应城矿区，与“廖三家”等洞商老板相勾结，在卧虎岗筑土围子修炮楼，并强迫工人捐款盖中心天主堂，企图用外国的洋神来麻醉中国工人，稍有反抗，就被送教堂接受“上帝的惩罚”。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据《蒲阳县志》记载，早在太平天国时期，以应山平林人陈七（外名陈大雁）为首的数百名矿工在应城膏盐集散地黄滩镇起事，响应

洪秀全北伐，在中国早期工运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雷么从一些老矿工那里听到陈七造反的传说故事，不觉为之神往。

袁世凯复辟帝制，南北军阀大混战，石膏滞销，熬盐却很赚钱，矿洞老板为了发大财，遂改采膏为制盐，驱赶大批工人替他卖命，昼夜加班挖蓝板提卤水，累得死去活来。可是一到阴雨连绵的熬盐淡季，狠心的老板又大批解雇工人，许多失业的盐工被迫沦为乞丐，最后冻死饿死在异乡。侥幸能活着回应山的，也落得骨瘦如柴，手无分毫，只得卖掉衣被做盘缠。当时流传着一首《逃荒下应城》的歌谣：

“过了观音坡，望见应城银钱窝，去时哈哈笑，转来卖被窝。”

这些穷苦工人的悲惨遭遇，更加激起了雷么对反动统治者的切齿痛恨。在矿上一晃几年过去了，苦难的生活经历已把他磨炼成一个棒小伙子。他膂力过人，生性刚烈，富正义感，乐于给大伙排难解忧。工人们信得过他，甚至连监工棚头也要怯他三分。

那年月，煮盐完全依赖手工操作，要烧掉大量柴草，而矿区周围乡村又素有用柴草向洞商换盐的习惯，老板无孔不入，又在这种交易上盘剥农民。一个雪后的冬日，一群山里人从老远挑着柴炭赶到矿区换点盐过年，“廖三家”、陈宝泰等盐号故意抬高盐价压低柴价，并用大秤收柴，小秤出盐。身为棚工的雷么对此非常气愤，当场揭穿了这班奸商的剥削伎俩。这下可闯了祸，老板暴跳如雷，立即将他从盐棚除名，由矿警队扭送到卧虎岗天主堂服劳役“赎罪”。那个披着宗教外衣的梅神甫还逼雷么下跪，要他跟着念《圣经》上的鬼话：“谁来打你的左脸，你把右脸也让他打，谁来脱你的外衣，你就把内衣都脱给他……”雷么人穷骨硬，不肯



受此屈辱，一把夺过《圣经》撕成粉碎，并想冲出教堂。终因势孤力单，遭到梅神甫等一伙帝国主义分子的毒打，被折磨得遍体鳞伤，经工人设法营救才脱了险。中外反动派把雷么逼迫到无路可走了，严酷的现实使他开始意识到：在这个富人吃穷人的鬼世界，光靠单人独马打抱不平，是干不出什么名堂的，只有多联络些穷苦弟兄，索性打出旗号真刀真枪地跟这帮坏蛋们干！

一九二〇年春初，雷么通过烧香拜把，私下串连了被矿上解雇的蔡么、许么、潘么等几位年轻工人，结成“十兄弟”，密谋起事，夺矿警队的枪支，给受尽压迫剥削的广大矿工出口气。还没等他们动手，矿警队已闻风声，到处盘查搜捕，监视工人行动。继续留在矿上已无法存身了，雷么遂与潘么、许么、蔡么等人计议，一同潜回应山老家。

此时正值农村青黄不接之际，雷么他们不声不响地回到了天子岗。离此地不远，有一小股由地痞流氓组成的杠子队，在西肖店拦路劫抢，赶农民的牛，闹得人心惶惶。雷么觉得这是他们为民除害、在家乡取得立足点的一个机会，遂与许么、蔡么、潘么等人找当地贫苦农民张跳跳、卢麻子打听到这股小匪的底细，用几根扁担锄头将其消灭，得了一杆汉阳造和两架七子炮，将耕牛归还了失主。受过杠子队残害的那些农户都很感激雷么，觉得他有办法，其中个别胆子大的就找卢麻子、张跳跳荐引，一块入了伙。相继，雷么他们又在铁城山设伏，缴获了郝家大店官盐局下乡缉私拣钱的三条枪，为这一带百姓除了一害。接连两次得手，雷么的把握大了，他又打听得吴家店戒备松弛，新设团防有名无实，就带领弟兄们摸黑从水濠钻进去，趁着团丁赌兴正浓，拖出了八条新枪。他们又连夜淌过岩子河，突入随县境，摘了高城镇一家财主寨子上的三条水联珠，还得到一笔银元。闹到这年夏